舊唐書/卷1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晟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三十四
列傳第八十四　馬燧　渾瑊

► 盧杞　白志貞　裴延齡　韋渠牟　李齊運　李實　韋執誼　王叔文　程異　皇甫鎛

馬燧

馬燧，字洵美，汝州郟城人，其先自右扶風徙焉。祖璠，官至左玉鈐衛倉曹。父季龍，嘗舉明《孫》《吳》，俶儻善兵法，官至嵐州刺史、幽州經略軍使。燧少時，嘗與諸兄讀書，乃輟卷嘆曰：「天下將有事矣，丈夫當建功於代，以濟四海，安能矻矻為一儒哉！」燧姿度魁異，長六尺二寸，沈勇多智略，該涉群書，尤善兵法。

安祿山反，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。燧說循曰：「祿山負恩首亂，雖陷洛城，必當夷滅。公盍建不代之功，誅其逆將向潤客、牛廷玠，拔其根柢，祿山西不能入關，則坐而受擒，天下可定也。」循雖善之，計不時決，事泄，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。朝陽至范陽，與循語，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。燧脫身走西山，隱者徐遇匿之。逾月，間行歸平原。平原不守，復走魏郡。

寶應中，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奏趙城尉。是時回紇大軍還國，恃復東都之功，倔強恣睢，所過或虜掠廩粟，供饋小不如意，恣行殺害。抱玉具供辦，賓介皆憚不敢行，燧自贊請主郵驛。比回紇至，則先賂其渠帥，與明要約，回紇乃授燧旗幟為識，犯令者命燧戮之。取死囚給左右廝役，小違令，輒殺之。回紇相顧失色，虜涉其境，無敢暴掠。抱玉益奇之。燧因說抱玉曰：「屬者與回紇言，燧得其情。今仆固懷恩恃功樹黨，李懷仙、張忠誌、薛嵩、田承嗣分授疆土，皆出於懷恩，其子瑒佻勇不義。以燧度之，將必窺太原西

山以為亂，公宜深備之。」無何，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，將取太原，其帥辛雲京覺之，斬竭誠，固城自守，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。初，回紇北歸，遣其將安恪、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，東都所虜掠重貨，悉積河陽。是時，懷恩遺薛嵩自相、衛饋糧以絕河津。抱玉令燧詣薛嵩說之，嵩乃絕懷恩從順。署奏左武衛兵曹。歷太子通事舍人，遷著作郎、營田判官。無幾，遷秘書少監、兼殿中侍御史，為節度判官、承務郎，遷鄭州刺史。燧乃勸課農畝，總其戶籍，歲一稅之，州人以為便。大歷四年，改懷州刺史。乘亂兵之後，其夏大旱，人失耕稼；燧乃務修教化，將吏有父母者，燧輒造之施敬，收葬暴骨，去其煩苛。至秋，界中生　魯谷，人頗賴之。

抱玉移鎮鳳翔，以汧陽被邊，署奏隴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州西有通道，廣二百余步，上連峻山，山與吐蕃相直，虜每入寇，皆出於此。燧乃按行險易，立石種樹以塞之，下置二門，設籬檻，八日而功畢。會抱玉入覲，與燧俱行。久之，代宗知其能，召見，拜商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防禦水陸運使。

大歷十年，河陽三城兵亂，逐鎮將常休明，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、御史大夫、河陽三城使。十一年五月，汴州大將李靈耀反，因據州城，絕運路，以邀節制。代宗務姑息人，因授靈耀汴、宋等八州節度留後。靈耀不受命。乃潛結魏博；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，破永平軍將劉洽。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靈耀。忠臣懼賊，焚廬舍西走。燧勸其還兵，請為前鋒，擊破田悅，進逼汴州。忠臣行汴南，燧引軍行汴北，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。靈耀選銳兵八千，號為「餓狼軍」；燧獨引軍擊破之，進至浚儀。是時，河陽兵冠諸軍。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，破永平軍將杜如江，略曹州，又敗李正己遊軍，擊走劉洽、長孫全緒等軍，乘勝去汴州一舍，方陣而進。忠臣會宋州、淮南、浙西兵，與戰不利，請救於燧，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破之，田悅匹馬遁去。靈耀知悅敗，明日以百騎夜走，汴州悉降，燧讓功於忠臣。忠臣素暴戾，燧不欲入汴城，乃引軍退舍於板橋。忠臣入城，果專其功，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。燧還河陽。

大歷十四年六月，檢校工部尚書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留後，尋為節度使。太原承前政鮑防百井敗軍之後，兵甲寡弱，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，得數千人，悉補騎卒，教之數月，為精騎。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，稱其所衣，以便進趨。又造戰車，蒙以狻猊象，列戟於後，行則載兵甲，止則為營陣，或塞險以遏奔沖，器械無不犀利。居一年，陳兵三萬，開廣場以習戰陣，教其進退坐作之勢。

建中二年六月，朝於京師，加檢校兵部尚書，令還太原。初，田悅新代承嗣統兵，恐人

不附己，詐效誠款，燧上疏明其必反，宜先備之。其年，悅果與淄青、恆冀通謀，自將兵三萬圍邢州，次臨洺，築重城，絕其內外，以拒救兵。邢州將李洪、臨洺將張伾，皆堅守不拔。昭義軍告急，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、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。燧軍出　郭口，兵未過險，乃遣持書喻悅，且示之好，悅謂燧畏之。十一月，師次邯鄲，悅遣使至，燧皆斬之以徇；遣兵擊破其支軍，射殺其將成炫之。悅自攻臨洺，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，於臨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。燧乃率李抱真、李晟進軍，營於二柵之中。其夜，東柵走歸悅。明日，燧進軍營明山，取其棄柵以置輜重。悅謂將吏曰：「朝光堅柵不下萬人，假令燧等盡銳攻之，比數日，計不能下，殺傷必甚。吾此必拔臨洺，賞勞軍士而與之戰，必勝之術也。」悅乃分恆州李惟嶽救兵五千以助朝光，燧率軍攻朝光，田悅將萬余人救之。燧乃令大將李自良、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，令曰：「令悅得過，當斬爾！」自良等擊卻悅。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，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，斬首五千余級，生虜八百余人。居五日，進軍至臨洺，田悅悉軍戰。燧自將銳兵扼其沖口，凡百余合，士皆決死，悅兵大敗，斬首萬余級，生虜九百人，得谷三十萬斛，器甲稱是。悅收敗兵夜遁，邢州圍亦解。以功加右僕射。先戰，燧誓軍中，戰勝請以家財行賞，既勝，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。德宗嘉之，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，還燧家財。尋加魏博招討使。

三年正月，田悅求救於淄青、恆冀，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，李惟嶽亦遣兵三千赴援。悅收合散卒二萬余人，壁於洹水，淄青軍其東，恆冀軍其西，首尾相應。燧率諸軍進屯於鄴，奏請益河陽兵，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。軍次於漳，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，築月城以為固，軍不得渡。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，維以鐵鎖，鎖絕中流，實以土囊以遏水，水稍淺，諸軍畢渡。是時軍糧少，悅深壁不戰，欲老燧軍。燧令諸軍持十日糧，進次倉口，與悅夾洹水而軍。抱真與李芃問：「糧少而深入，何也？」燧曰：「糧少利速戰，兵法善於致人，不致於人。今田悅與淄青、恆三軍為首尾，計欲不戰，以老我師；若分軍擊其左右，兵少未可必破，悅且來救，是前後受敵也。兵法所謂攻其必救，彼固當戰也，燧為諸軍合而破之。」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，日挑戰，悅不敢出。恆州兵以軍少，懼為燧所並，引軍合於悅。悅謂燧明日復挑戰，乃伏兵萬人，欲邀燧。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，先雞鳴時擊鼓吹角，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，令曰：「聞賊至，則止為陣。」又令百騎吹鼓角，皆留於後，仍抱薪持火，待軍畢發，止鼓角匿其旁，伺悅軍畢渡，焚其橋。軍行十數里，悅乃率淄青、恆州步騎四萬余人逾橋掩其後，乘風縱火，鼓噪而進。燧乃坐，申令無動，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陣；燧出陣，募勇力得五千余人，分為前列，以俟賊至。比悅軍至，則火止氣乏，力少衰，乃縱兵擊之，悅軍大敗。時神策、昭義、河陽軍小卻，河東軍既勝，諸軍還鬥，合擊又大破之。迫洹水，悅軍走

橋，橋已焚矣。悅軍亂，赴水，斬首二萬余級，殺大將孫晉卿、安墨啜，生獲三千余人，溺死者不可勝紀。淄青軍殆盡，死者相枕藉三十餘里。悅收敗卒千余人走魏州，至門，州將李長春閉門不納。久之，追兵不至，比明，乃納悅。悅既入，殺長春，嬰城自守。數日，李再春以博州降，悅兄昂以洺州降，王光進以長橋降。悅遣符璘、李瑤將五百騎送淄青兵還鎮，璘、瑤因來降燧。魏州先引御河入城南流，燧令塞其領口，河流絕，城中益恐。悅乃遣許士則、侯臧徒步間行說硃滔、王武俊，借兵求救。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嶽，傳首京師，授武俊恆冀觀察都防禦使；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為易定節度使，武俊獨為防禦使，又割趙、深二州為一鎮，以康日知為觀察使，甚為怨望，且素輕孝忠，恥名在下。時硃滔討李惟嶽，拔深州，求隸幽州不得，亦怨望。由是滔、武俊同謀救悅。悅恃燕、趙之援，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，燧復與諸軍擊破之。五月，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六月，硃滔、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，至於城下。諸帥議退兵，燧固不可，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。是月晦，懷光亦至。懷光勇而無謀，軍至之日，未休息，堅請與滔等戰，王師不利。悅等決水灌燧等軍，燧兵屈糧少，七月，燧與諸軍退次魏縣。是月，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兼魏、博、貝四州節度、觀察、招討等使。田悅、硃滔、王武俊軍亦至魏縣，與官軍隔河對壘。十一月，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獎王號：硃滔稱冀王，田悅稱魏王，王武俊稱趙王；又遣使於李納，納稱齊王。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、太尉、建興王，皆偽署官號，如國初行臺之制，而名目頗有妖僻者，然未敢偽稱年號。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，兩河鼎沸，寇盜橫行；燧等雖誌在勤王，竟莫能驅攘患難。

四年十月，涇師犯關，帝幸奉天，燧引軍還太原。議者云：「燧若乘田悅洹水之敗，並力攻之，時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，皆夷傷未起，日夕俟降；燧與抱真不和，遷延於擊賊，乃致三盜連結，至今為梗，職燧之由。」燧至太原，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，又遣男匯及大將之子與俱來，壁於中渭橋。及帝幸梁州，權、匯領兵還鎮。燧以晉陽王業所起，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，時天下騷動，北邊數有警急，乃引晉水架汾而註城之東，瀦以為池，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；又決汾水環城，多為池沼，樹柳以固堤。尋兼保寧軍節度使。

興元元年正月，加檢校司徒，封北平郡王。七月，德宗還京，加燧奉誠軍及晉、絳、慈、隰節度並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，令與侍中渾瑊、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。初，李懷光據河中，燧遣使招諭之，懷光妹婿要廷珍守晉州，衙將毛朝易攵守隰州，鄭抗守慈州，皆相次降燧。初，王武俊自魏縣還鎮，雖去偽號，而攻圍趙州不解，康日知窘蹙，欲棄趙州，燧奏曰：「可詔武俊與抱真同擊硃滔，以深、趙隸武俊，請改日知為晉、慈、

隰節度使。」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，故又加燧晉、慈、隰節度使。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，且言因降而授之，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。上嘉而許之。燧乃遣使迎日知，既至，籍府庫而歸之，日知喜且過望。

九月十五日，燧帥步騎三萬次於絳，分兵收夏縣，略稷山，攻龍門，降其將馮萬興、任象玉。燧以兵攻絳州，十月，拔其外城，其夜偽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，降其眾四千人。又遣大將李自良、谷秀分兵略定聞喜、夏縣、萬泉、虞鄉、永樂、猗氏六縣，降其將辛牸及兵五千人。谷秀以犯令虜士女，斬之以徇。

貞元元年，軍次寶鼎，敗賊騎兵於陶城，前鋒將李黯追擊之，射殺賊將徐伯文，斬首萬餘級，獲馬五百匹。是歲，天下蝗旱，物價騰踴，軍乏糧餉，而京師言事多請扌舍懷光，上意未決。燧以懷光逆節尤甚，河中密邇京邑，反覆不可保信，舍之無以示天下，慮上為左右所惑，且兵事尚密。六月，燧乃舍軍以數百騎朝於京師。比召見，燧曰：「臣雖不武，得芻糧支一月，足以平河中。」上許之。

七月，燧因朝京師，乃與渾瑊、駱元光、韓遊瑰合軍，次於長春宮。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，禦備甚嚴。燧度長春不下，則懷光自固，攻之曠日持久，所傷必甚，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。廷光素憚燧威名，則拜於城上。燧度廷光心已屈，乃徐謂之曰：「我來自朝廷，可西面受命。」廷光復拜。燧乃喻之曰：「公等皆朔方將士，祿山以來，首建大動，四十餘年，功伐最高，奈何棄祖父之動力，背君上，為族滅之計耶！從吾，非止免禍，富貴可圖也。」賊徒皆不對。燧又曰：「爾以吾言不誠，今相去不遠數步，爾當射我！」乃披襟示之。廷光感泣俯伏，軍士亦泣下。先一日，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；廷光東道既絕，乃率眾出降。燧以數騎徑入城，處之不疑，莫不畏服，眾大呼曰：「吾輩復得為王人矣！」渾瑊由是服燧，私謂參佐曰：「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，但警怪累敗田悅；今觀其行兵料敵，吾不迨遠矣！」八月，燧移軍於焦籬堡。其夜，賊太原堡守將吳冏棄堡而遁，其下皆降。燧率諸軍濟河，兵凡八萬，陣於城下。是日，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。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，斬賊將閻晏、孟寶、張清、吳冏等七人以徇，為懷光脅虜者皆舍之。

燧自朝京師還行營，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。詔書褒美，遷光祿大夫，兼侍中，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。宴賜畢，還太原。是行也，德宗賜燧《宸扆》、《臺衡》二銘。序曰：

朕每覽上古之書，用及唐、虞之際，君臣相得，聖賢同時，日夕孜孜，講論至道，或陳

其鑒誡，或諷以詠歌，煥乎典謨，百代是式，有以見啟沃之道，理化之端，意甚慕之，而未能迨也。頃靈監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，多所規諫，聊為《君臣箴》，用答其意。河東等道副元帥、司徒燧固請勒石，貽厥後人。朕以文既非工，義又非備，垂諸來裔，良所恧焉。起予者商，因之有作，庶乎朝夕自儆，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。

《宸扆銘》曰：

天生蒸人，性命元淳，嗜欲交馳，利害糾紛。無主乃亂，樹之以君，九域茫茫，萬情云云。目不備睹，耳難遍聞，睹之聞之，矧又非真。事失其源，道遠莫親，理行其要，化行如神。失源維何，不自正身，正身之方，先誠其意。罔從爾欲，罔載爾僞，體道崇德，本仁率義。必信若寒暑，無私象天地，感而遂通，百慮一致。任人之術，各當其器，舍短從長，理無求備。事多總集，眾才鹹遂，知而必任，任而勿貳。以天下之目為鑒，我鑒斯明；以天下之心為謀，我謀則智。求賢惟廣，辯理惟精，逆耳咈心，必嘉乃誠。順旨苟容，亦察其情，斥去奸諛，全度忠貞。先人立言，為代作程，諤諤者昌，唯唯者傾，系以興亡，曷雲其輕。承天子人，夫豈不貴？伊昔哲王，夙夜祗畏。馭朽為戒，納隍為誌，神將害盈，天匪假易。四海為家，夫豈不富？伊昔哲王，勤儉固陋。土階罔飾，露臺罷構，遠奇伎淫巧，放珍禽怪獸。敬之慎之，天命可祐。欲令必行，順人之情，欲誡必著，清己之慮，心無億詐，事必忠恕。凡將有為，靡不三思，喜怒以節，動靜以時。毫厘或差，禍害亦隨，慢易厥初，悔其曷追。刑不可長，武不可恃，作威逞力，厲階斯起。垂旒蔽聰，黈纊塞耳，含弘光大，是亦為美。覆之如天，愛之如子，仁心感人，率土自理。嗟予寡昧，嗣守丕圖，寇戎薦興，德化未孚。大業兢兢，其敢以渝，俯察物情，仰稽典謨，作誡斯言，置於坐隅。

《臺衡銘》曰：

天列臺星，垂象於人，聖人則天，亦建輔臣。以翼以弼，為衡為鈞，如耳目應心，如股肱連身，是則同體，孰雲非親？陰陽相推，四序成歲，君臣相得，萬邦作乂。感同風雲，合若符契，以道匡救，盡規獻替，木必從繩，金其用礪。帝者之盛，時惟陶唐，乃聞疇咨，仄陋明易攵。洎乎有虞，二八騰芳。爰迨伊尹，相於成湯。載生姜牙，諒彼武王。道無不行，謀無不臧，君聖臣賢，運泰時康。漢高既興，蕭、曹亦彰。烈烈我祖，膺期而昌，剷滅群兇，砥平四方。惟衛及英，啟辟封疆；曰房與杜，振理維綱；亦有魏徵，忠謇昂昂。偉茲眾材，為棟為梁，蕩蕩巍巍，邦家有光。是知道之廢興，系於時主，主之得失，資於臺輔。經之以文，緯之以武，出為方伯，入作申、甫，絕維載張，闕衮斯

補。惟德是倚，惟才是求，人不易知，德亦難周。傅說板築，夷吾射鉤，任之不疑，千載垂休，體於至公，何鄙何讎。追惟哲主，必賴良弼，矧予不德，暗於理術。師旅繁起，政刑多失，遘茲艱屯，夙夜祗栗。翊我戴我，實惟勛賢，內熙庶績，外總十連，威武載揚，謀猷日宣。長城壓境，巨艦濟川，同德同心，扶危持顛。予嘉爾誠，爾相予理，惟後失道，亦臣之恥。自昔格言，慎終如始，功藏鼎彝，道冠圖史。無俾伊、傅，克專厥美，作鑒勒銘，永世是紀。

燧至太原，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，帝為題額，其崇寵如此。

二年冬，吐蕃大將尚結贊陷鹽、夏二州，各留兵守之，結贊大軍屯於鳴沙，自冬及春，羊馬多死，糧餉不繼。德宗以燧為綏、銀、麟勝招討使，令與華帥駱元光、邠帥韓遊瑰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。燧出師，次石州。結贊聞之懼，遣使請和，仍約盟會，上皆不許。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和，燧頻表論奏，上堅不許。三年正月，燧軍還太原。四月，燧與論頰熱俱入朝，燧盛言蕃情可保，請許其盟，上然之。燧既入朝，結贊遽自鳴沙還蕃。是歲閏五月十五日，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於平涼，為蕃軍所劫，狼狽僅免，陷將吏六十余員，由燧之謬謀也，坐是奪兵權。六月，以燧守司徒，兼侍中、北平王如故，仍賜妓樂，奉朝請而已。

五年九月，燧與太尉李晟召見於延英殿，上嘉其有大勛力，皆圖形淩煙閣，列於元臣之次。九年七月，燧對於延英。初，上以燧足疾，不令朝謁；是日，燧以冬首入朝，敕許不拜而坐。時太尉晟初薨，帝謂燧曰：「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，今獨見卿，不覺悲慟。」上歔欷久之。燧既退，足疾，仆於地，上親掖起之，送及於陛，燧頓首泣謝。累上表乞骸，陳讓侍中，優詔不許。貞元十一年八月薨，時年七十。先是，司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，間一月而燧薨。廢朝四日，詔京兆尹韓皐監護喪事，嗣吳王獻為吊祭贈賵使，冊贈太尉，謚曰莊武。子匯、暢。

暢以父廕累遷至鴻臚少卿，留京師。建中三年，燧討田悅於山東，時歲旱，京師括率商戶，人心甚搖。鳳翔留鎮幽州兵，多離散入南山為盜。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、單超俊、李誠信、冀信等與暢善，因飲食聚會，言時事將危；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，具陳利害，可班師還鎮。燧怒，執靖具奏其狀，令兄炫執暢請罪。德宗以燧方討賊，不竟其事，誅雲端等十一人，敕炫就第杖暢三十，上於是罷括率之令。燧貲貨甲天下，燧既卒，暢承舊業，屢為豪幸邀取。貞元末，中尉楊誌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，順宗復賜暢。初為匯妻所訴，析其產，中貴又逼取，仍指使施於佛寺，暢不敢吝；晚年財產並盡，身歿之

後，諸子無室可居，以至凍餒。今奉誠園亭館，即暢舊第也。暢終少府監，贈工部尚書。

燧子 繼祖

子繼祖，以祖廕，四歲為太子舍人，累遷至殿中少監，年三十七卒。

燧仲兄 炫

炫，字弱翁，燧之仲兄，少以儒學聞於時，隱居蘇門山，不應辟召。至德中，李光弼鎮太原，辟為掌書記、試大理評事、監察御史，歷侍御史。常參謀議，光弼甚重之，奏授比部、刑部郎中。田神功鎮汴州，奏授節度判官、檢校兵部郎中。轉連州刺史，征拜吏部郎中，又出為閬州刺史，入為大理少卿。建中初，為潤州刺史，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，征拜太子右庶子，遷左散騎常侍。弟燧為司徒，以親比拜刑部侍郎，以疾辭，改兵部尚書致仕。貞元七年卒，時年七十九。

燧 史臣曰

史臣曰：燧雄勇強力，常先計後戰，又善誓師，將戰，親自號令，士無不慷慨感動，戰皆決死，未嘗折北，謀得兵勝，冠於一時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，納蕃帥之偽款而保其必盟；平涼之會，大臣幾陷，關畿搖動，此謂才有余而心不至，議者惜而恨之。

渾瑊

渾瑊，皐蘭州人也，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。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，貞觀中為皐蘭州刺史。曾祖元慶、祖大壽、父釋之，皆代為皐蘭都督。大壽，開元初歷左領衛中郎將、太子仆同正。釋之，少有武藝，從朔方軍，積戰功於邊上，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、試太常卿、寧朔郡王。廣德中，與吐蕃戰，沒於靈武，年四十九。

瑊本名曰進，年十余歲即善騎射，隨父戰伐，破賀魯部，下石保城，收龍駒島，勇冠諸軍，累授折衝果毅。後節度使安思順遣瑊提偏師深入葛祿部，經狐媚磧，略特羅斯山，大破阿布思部；又與諸軍城永清柵、天安軍，遷中郎將。

安祿山構逆，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，定諸郡邑。賊將有李立節者，素稱驍勇，與瑊格鬥，

臨陣斬之，遷右驍衛將軍。既而肅宗即位於靈武，瑊統兵赴行在，至天德，遇蕃軍入寇，瑊擊敗之。從郭子儀收兩京，瑊討安慶緒，破賊於新鄉。改檢校太仆卿，充武鋒軍使。又從仆固懷恩討史朝義，前後數十戰。朝義平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常卿，賜實封二百戶。

及懷恩謀亂，令子歕與瑊率軍圍榆次，朔方將殺歕，瑊率所部歸郭子儀。會瑊父釋之戰死，又起復本官，為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。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。以功加御史中丞。軍還，盛秋於邠。會吐蕃大入寇，至奉天，瑊拒戰於漠谷，大破蕃軍，以功加太子賓客，復屯於奉天。華州周智光反，子儀奉詔討之，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。智光平，詔以邠、寧、慶三州隸朔方軍，子儀領之；子儀令瑊先率兵至邠州，便於宜祿縣防秋。歲餘，加兼御史大夫。

大歷七年，吐蕃大寇邊，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，大破蕃賊於黃菩原。自是，每年常戍於長武城，臨盛秋。十一年，領邠州刺史。其年，吐蕃入寇州方渠、懷安等鎮，瑊擊卻之。十二年，子儀入朝，令瑊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。十三年，回紇侵太原，破鮑防軍，北歸，頗為邊患。以瑊為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使，率兵掎角逐之，虜騎引退。其年八月，加檢校工部尚書、單於副都護、振武軍使。十四年，郭子儀拜太尉，號尚父，分所管內別置三節度，以瑊兼單於大都護，充振武軍、東受降城、鎮北大都護府、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、管內支度營田等使。其年，復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，領子儀舊管，征瑊為左金吾衛大將軍，兼左街使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遣間諜詐為瑊書與希烈交通，瑊奏其狀，上特保證之，仍賜瑊馬一匹並鞍轡，錦采二百匹。時以普王為荊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，大開府幕，以瑊檢校戶部尚書、御史大夫，充中軍都虞候。會涇師亂，德宗幸奉天，後三日，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，乃署為行在都虞候、檢校兵部尚書、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。居數日，邠寧節度使韓遊瑰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，自乾陵北過，赴醴泉以拒硃泚。會諜報泚已出兵，帝遽令追遊瑰兵，才至奉天，賊軍果至。遊瑰等戰於城東，王師不利，遂乘勝奔突，將入，官軍與賊隔門相持，自卯至午，殺傷頗甚。門內有草車數乘，瑊令推車塞門，焚之以外禦，乘火力戰，賊方解去，然重圍已合。賊大修攻具，以僧法堅為匠師，毀佛寺房宇以為梯櫓。是月，賊自丁未至辛未，四面攻城，晝夜矢石不絕，瑊隨機應敵，僅能自固。

十一月，靈武節度使杜希全、鹽州刺史戴休顏、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。將至，

上議其所向，宰相盧杞、白誌貞以漠谷路為便。珹曰：「漠谷險隘，必為賊所邀，不若取乾陵北過，附柏城而行，便取城東北雞子堆下營，與城中掎角相應，且分賊勢，硃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。」杞曰：「漠谷路近，若慮逆賊邀擊，即出兵應接，若取乾陵路，恐驚陵寢。」珹曰：「今硃泚圍城，斬伐柏城，以夜繼晝，驚動已多。今城中危急，佇望救軍，唯希全等率行赴難，安危是賴，所系非輕，制置不宜差跌。但令希全等於雞子堆下營，固守善地，賊泚可以計破也。」盧杞等曰：「陛下以順討逆，不可自驚陵寢。」白誌貞從而贊之，上從杞議。希全等進至漠谷，果為賊軍邀擊，奪據水口，乘高以大弩、巨石左右夾擊，殺傷頗甚；城中出兵應援，亦為賊挫銳而退。希全等各歸還本鎮，賊攻城逾急，壕塹環之。旬日，復偏攻東北角，矢石亂入，晝夜如雨，城中死傷者甚眾。重圍救絕，芻粟俱盡，城中伺賊休息，輒遣人城外捃拾樵采以進禦。人心危蹙，上與珹對泣。賊泚北據乾陵，下瞰城內，身衣黃衣，蔽以翟扇，前後左右，皆硃紫閹官，宴賜拜舞，紛紜旁午。城中動息，賊俯窺之，慢辭戲侮，以為破在漏刻之頃，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、士庶，責以不識天命。十五日，賊造雲橋成，闊數十丈，以巨輪為腳，推之使前，施濕氈生牛革，多懸水囊以為障，直指城東北隅，兩旁構木為廬，冒以牛革，回環相屬，負土運薪於其下，以填壕塹，矢石不能傷。城中恟懼，相顧失色。上召珹勉諭之，令賚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、實封五百已下者千余軸，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；兼賜珹御筆一管，當戰勝，量其功伐，即署其名授之，不足者，筆書其身，因命以位。仍謂珹曰：「朕便與卿別，更不用對來，縱有急切，令馬承倩在卿處，但令附奏。」珹俯伏嗚咽，上亦悲慟不自勝，撫珹背而遣之。前一日，珹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，先鑿地道，下可深丈余，上積馬糞，深五六尺。次二日，即令爇火，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，平明，火焰高於城壘。是時，北風正急，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，賊三千余人相繼而登。城上士卒皆久寒餒，又少甲冑，珹但感激誠厲之。以饑弱之眾，當劇賊之鋒，雖力戰應敵，人憂不濟，公卿已下，仰首祝天。賊徒至地道所，橋腳偏陷，不能進。須臾，風回焰轉，雲橋焚為灰燼，賊焚死者數千，城中歡噪振地。時珹中流矢，遽自拔之，血流沾沫，格鬥不已，初不言瘡痛，以激士心。是日，上先授珹二子官，余授將校有差。賊又別造雲橋，周以重鐵，方就，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，先遣兵馬使張韶入奏。韶至奉天，與賊填塹者相雜，臨城忽大呼，謂城上曰：「我李懷光使也，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。」即繩引而登。城中得懷光表，歡聲振動，賊眾不之測，乃令舁韶巡於城上。翌日，懷光大軍次醴泉，是夜，賊解圍而去。

興元元年正月，以珹為行在都知兵馬使。二月，賜實封五百戶。是月，德宗移幸山南。時懷光叛逆，二賊連結，寇盜縱橫，珹分布諸軍，以為翼衛，才入谷口，而懷光追騎遽至，珹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。三月，加檢校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靈州都督、

靈鹽豐夏等州、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，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，上臨軒授鉞，用漢拜韓信故事。是月，琟將諸軍赴京畿，賊將韓旻、張廷芝、宋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，琟與吐蕃將論莽羅之眾大破賊於武亭川，斬首萬余級。琟便赴奉天應接李晟，抗京城西面。五月，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，琟亦與韓遊瑰、戴休顏西面諸軍會合。晟破賊之日，琟亦進收咸陽。尋聞硃泚、姚令言奔敗，命諸軍分道邀擊，其眾離潰，相率來降。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，賊將誅泚，傳首來獻。六月，加琟侍中。論收京城之功，加實封李晟一千戶，琟八百戶，韓遊瑰、戴休顏四百戶，駱元光、尚可孤五百戶。七月，德宗還宮，以琟守本官，兼河中尹、河中絳慈隰節度使，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，改封咸寧郡王。九月，賜琟大寧裏甲第、女樂五人，入第之日，宰臣、節將送之，一如李晟入第之儀。以李懷光未平，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，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。貞元元年八月，河中平，以功加檢校司空，與一子五品正員官。是冬望，皇帝親郊昊天上帝，琟入朝陪祀畢，還鎮河中。

三年，吐蕃入寇，至鳳翔，為李晟邀擊之，又襲破其摧沙堡，吐蕃深恨之。尚結贊入寇，陷我鹽、夏二州，以兵守之。欲長驅犯京師，而畏琟與李晟、馬燧，欲陰計圖之。乃卑詞遜禮告馬燧，請重立盟誓，則蕃軍引去，德宗不許。馬燧自入朝言之，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，言還我鹽、夏，則許同盟。結贊謂翰曰：「清水之會，同盟人少，是以和好輕慢不成；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，靈州節度使杜希全、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，境外重之，此時須請預盟。」翰約盟於清水，且先歸我鹽、夏二州，結贊曰：「清水非吉地，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。」又請盟畢歸二州。翰歸，備奏其事，神策將馬有麟奏曰：「土梨樹地多險，恐蕃軍隱伏不利，不如於平涼，其地坦平，且近涇州，就之為便。」乃定盟於平涼川。初，結贊請李觀、杜希全預盟，欲執之，徑犯京師。詔報之曰：「杜希全職在靈州，不可出境，李觀又已改官；今遣侍中渾琟充盟會使。」五月，琟自咸陽入朝，詔授平涼盟會使，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，司勛郎中鄭叔矩為判官。琟統兵二萬，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琟。閏月十五日，琟與結贊會平涼。初，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，散手四百人至壇下，各遣遊軍相覘伺。是時，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，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。琟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，才至壇所，為蕃軍所執。結贊又謂琟曰：「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。」琟與監軍宋鳳朝、崔漢衡等入幕次，坦無他慮。結贊命伐鼓三通，其眾呼噪而至。琟遽出自幕後，偶得他馬，跨而奔馳，追騎雲合，流矢雨集而不傷。會琟將辛榮以數百人入據北阜，與賊血戰，追騎方止，琟僅得免，辛榮兵盡矢窮，力屈而降。宋鳳朝、琟判官鄭叒，為追兵所殺；崔漢衡、中官俱文珍、劉延、李清朝，漢衡判官鄭叔矩、琟判官路泌、袁同直，大將軍扶余準、馬寧、神策將孟日華、李至言、樂演明、範澄、馬叒等六十余人，皆陷於賊。尚結贊至原州，列坐帳

中，召陷蕃將吏讓之，因怒珹曰：「武功之捷，吐蕃之力，許以涇州、靈州相報，竟食其言，負我深矣，舉國同怨。本劫是盟，誌在擒珹。吾已為金枷待珹，將獻贊普；既已失之，虛致君等何為？」乃放俱文珍、馬寧、馬弇歸朝。七月，珹自奉天入朝，素服待罪，詔釋之而後見。俄而吐蕃入寇京畿，珹鎮奉天。十月，還河中。四年七月，加邠、寧、慶副元帥。十二年二月，加檢校司徒，兼中書令，諸使、副元帥如故。十五年十二月二日，薨於鎮。廢朝五日，群臣於延英奉慰。詔贈太師，謚曰忠武，賻絹布四千匹、米粟三千石。及喪車將至，又為廢朝。應緣喪事，所司準式支給，命京兆尹監護。葬日，賜絹五百匹。

珹忠勤謹慎，功高不伐，在藩方歲時貢奉，必躬親閱視；每有頒錫，雖居遠地，如在帝前。位極將相，無忘謙抑，物論方之金日磾，故深為德宗委信，猜間不能入，君子多之。子練、鎬、鐬。

珹第二子 鎬

鎬，珹第二子。性謙謹，多與士大夫遊。歷延、唐二州刺史，軍政吏職，有可稱者。及元和中，諸道出師討王承宗，屬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，以鎬藉父威名，足以鎮定，乃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，充義武軍節度副使。九月六日，加檢校工部尚書，代迪簡為節度使。鎬治兵練卒，頗有威望，然不能觀釁養銳，以期必勝。鎮、定相去九十里，元和十一年冬，鎬率全師壓賊境而軍，距賊壘三十里。鎬謀慮不周，但耀兵鋒，無所控制，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燒驅掠。鎬怒，進攻賊壘，交鋒而敗，師徒殆喪其半，余眾還定州，亂不可遏，朝廷乃除陳楚代之。楚聞亂，馳入定州。鎬為亂兵所劫，以至裸露。楚既整戢，於亂兵處率斂衣服還鎬，方得歸朝，坐貶韶州刺史。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余萬貫匹，再貶循州刺史。歲余卒。

珹第三子 鐬

鐬，珹第三子，以廕起家為諸衛參軍，歷諸衛將軍。元和初，出為豐州刺史、天德軍使，坐贓貶袁州司戶，憲宗思咸寧之勛，比例從輕。五年，征為袁王傅，復賜金紫，遷殿中監。開成初，宰相擬壽州刺史，文宗曰：「鐬，勛臣子弟，豈可委以牧民？仲尼有言，『不如多與之邑』，今我念其先人之功，與之致富可也。」宰臣曰：「鐬常歷名郡，有政能。」乃從之。三年，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、知街事，歷諸衛大將軍，卒。

瑊 史臣曰

史臣曰：馬司徒之方略，渾咸寧之忠藎，各奮節義，為時名臣。然元城之師，失策於田悅；平涼之會，幾陷於吐蕃，此亦術有所不至也。緬思建中之亂，四海波騰，賊泚竊發之辰，宗祀不絕如線，苟非忠臣致命，化危為安，則李氏之宗社傾矣。

贊

贊曰：北平之勛，排難解紛。咸寧蹈義，感慨匡君。再隆基構，克殄昏氛。回天捧日，實賴將軍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